

兒童日記

著合 蘭谷 彦



生活書店發行

嬰兒田記

著 蘭 各 廖 啓

行發店書活生海上

月五年四十二國民華中

嬰兒日記

每冊實價六角
外埠加寄費

著

者

魯谷

彥蘭

發行者

生

上海福州路
活書店
第三八四號

印刷者

生活印刷所

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

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五月初版

序

一年來給麗莎所寫的日記，現在已經排好，即將出版了。我們對於這本書，正如對於麗莎一樣，充滿了艱苦，歡慰與慚赧。

兩年前，當麗莎的哥哥滿了三週歲，小小的生命像一棵沐浴在春光裏的小樹，一天比一天壯健起來，我們稍微舒展了常爲他多病的憂心，漸漸輕鬆了撫養的工作的時候，我們不想很快的就有第二個孩子。這原因，並非是我們不喜歡孩子，我們是覺得我們還須努力創造自己的前途。看着麗莎的哥哥大了健壯了，我們想分出一部份時間來致力於做父母以外的事業。然而，麗莎却就在這時孕育了，不久又出世了。是那麼可愛的小生物。雖然生活更加緊地逼迫着我們，雖然我們仍夢想着自己的前途，但我們不得不肩起這個重責，不得不在她身上費盡心

血，不得不爲她備嘗更多的艱苦。

現在麗莎已滿一週歲了。我們看着一個無知的小生物漸次地變成了有意識的幼兒，會動，會笑，會跳，能爬，能坐，能立，而且唧唧呀呀地學起話來，也使忘記了過去的艱苦，展開了未來的願望。

這本日記的寫成，正是在我們最忙碌最辛苦的時候，所記的極其零亂，慚愧自不待言。但也正因爲如此，能夠將一個小小的生命的發展的情形，實實在在記錄下來，卻也感到極大的歡慰。牠至少是烙印上了我們三個生命的痕跡了。

緒 言

三年前，當麗莎的哥哥將要出世的時候，我們曾經有過一種計劃，想從他出世第一日起，給他寫日記，把我們怎樣養育他和他的智力怎樣一天一天發達的程序記載下來。最初發生這計劃的動機，只是基於我們愛孩子，覺得這樣做，倒也是極有興趣的一回事。後來仔細一想，覺得這種工作還含着更大的意義，不但給做父母的人看了，可以知道怎樣的養育孩子，同時於兒童教育也有很大的貢獻。

但是麗莎的哥哥生下來了，我們沒有實行這計劃。一則是被時間與精力所阻礙，二則覺得我們養育孩子不懂得科學的方法，也不能用科學的方法，不但不配寫出來給別的做父母的人看，連自己看了，也都會慚愧的。我們覺得我們實在沒有資格養育孩子，沒有資格做孩子的父母。孩子的所以能夠長大，我們可以說，

並非是我們養大的，而是他自己在微菌與磨難中碰到了該有生存的運氣。因此我們把這計劃打消了。

然而，隔了三年，我們又將添孩子了。這使我們又想到了從前沒有實行的計劃，而且這一次終於下了決心，做起來了。爲什麼現在有這決心呢？因爲我們發現了一種理由。

我們覺得有很多很多人，幾乎都和我們一樣：沒有資格做父母，偏偏會生孩子，不懂得養育，沒有能力養育，依然須負養育孩子的責任。這許許多多做父母的人怎樣養育着孩子的呢？幾乎都和我們一樣，在黑暗裏摸索着，在聽孩子的自然發育，——嚴格說起來，和把孩子丟在垃圾桶裏一樣；很少在用科學的方法養育孩子的。我們相信一切做父母的人，無疑的都和我們一樣的愛孩子，倘若事實能夠，是沒有一個人不願意使自己的孩子更安全，更舒適，更健康的。不能用科學的方法養育兒童，最大的原因，是在經濟的力量。我們是這樣，許多做父母

的人，也幾乎全是這樣。沒有錢，即使有很好的醫師，保姆，告訴了我們一切養育孩子的科學方法，也是無法做到。我們的日記不能把養育孩子的科學方法記載下來，自是一個極大的缺點，但所記載到的便將不時顯露出養育孩子不用科學的方法的害處，提醒一般做父母的人注意，牠的缺點或者正是牠的長處了。

因此在麗莎出世的前幾個月，我們決定了實行這計劃，而且想着重在孩子的智力發展的程序。雖然這一點仍然不能用科學的方法測量牠，但這究竟是實地的紀錄。中國現在正缺乏研究兒童教育的書籍，教育兒童的人幾乎很不容易懂得兒童的心理，知道兒童的智力是在怎樣的漸漸生長，增多。而我們這部日記也許可以貢獻出許多實在的材料了。

第一個月

一九三三年十月三十一日

孩子出世了。是在昨天下午六時。

前天沒有到上海去，夜裏十二時譯完了一篇小說，許久睡不熟，想念着蘭，有沒有進了醫院，這時正在痛苦着，還是已經平安地生下了孩子。昨天早上八時正預備去看蘭，汪君的電話來了，要我快點去。學校裏接電話的人沒有告訴我別的話。生下了嗎？纔進醫院嗎？不能知道。

等車子，換車子，來路上有一個鐘頭。我只希望蘭這時已經過了最痛苦的時
間。

但是走進醫院大門，却看見蘭坐在二樓的走廊裏晒太陽。還沒有生下。她是

七時後纔從汪君家裏來的。那時已發見了紅，以爲立刻要生了，汪君的夫人便匆忙地陪她到了醫院。看護婦看了一下，說是吃過早飯會生。陣痛每隔五分鐘一次。十時叫她進臨產室，躺在那裏，又見了一點紅，但仍許久沒有生下的消息。蘭很疲乏，想早點生下偏不生，想睡又睡不熟。看護婦說中飯前生，吃中飯的時候也到了。我很餓，便邀瑜一道出去吃飯。她差不多和我同時到醫院，也在那裏守候着。吃了中飯，醫生來了，她檢查了一下，搖搖頭，說早則下午，遲則夜裏，還是躺到房間裏去舒服些。蘭依了她的話。據許多人說，產前常常疼痛的，生得很快。連醫生也這樣說。蘭在這一個月裏幾乎是天天有點疼痛的，大家以爲一定非常的快了，所以早幾天就要她到上海，寄寓在汪君的家裏，怕臨時從江灣去來不及。誰曉得現在却這樣遲緩了。

昨天是一個很好的日子。天氣晴朗，而且和暖。而且是一個吉日。醫院裏面不時放着鞭炮和爆仗，敲着鑼和鼓，有人家在做喜事。彷彿是爲的我們的孩子。

出世一樣。鼓爆的聲音大作的時候，我總特別的注意，怕孩子因此會驚了出來。在湖南的鄉下，我曾經親眼看見過，鄉下人放鞭炮，去催促孩子的早生。他們一點不讓產婦知道，突然間就在產婦的床下燃放起來。他們就是想把孩子驚了出來。這實在太野蠻了。我雖然希望蘭早點生，可以早點解除痛苦，但我怕她受對面鼓爆的驚恐，甯願她慢慢的生。在普陀，我們看見過一種有名的石子，和黃豆一樣大，浸在醋碟裏，會自己走動，叫做催生石，說是產婦吃了下去，會很快的臨盆，我們的鄉裏人都知道，但卻沒有聽見人家吃過。無論牠是動物或礦石，這樣硬的東西，給產婦吃，也是最危險的野蠻行爲。我相信父親的話：「瓜熟自落。」他曾對我說過，臨盆的時候，產婦要靜靜的躺着，不要用力，孩子自己會用力的。蘭生恩哥的時候，不知道這個，我以爲在醫院生產，醫院裏自會關照她一切的，也沒有對她說，那曉得接生的人是一個看護婦，她的知識正和鄉下的接生婆一樣，夜間十二時進醫院，就讓她躺在臨產室，一直用力到天亮，待恩哥真

要生出來的時候，她已疲乏得快要昏暈入睡了。她產後身體突然壞了許多，我們相信就在那時吃了大虧。這次蘭是緊緊的記得的，我也叮囑了又叮囑。所以疼痛得雖然厲害，蘭仍靜心的等待着孩子的自然出世。

三時半，陣痛愈加厲害了。看護婦以為時候已到，又叫蘭躺到臨產室去。我坐在門外的走廊裏，時時詢問着從裏面出來的人，有時推開門去問消息，都回答說快了快了，但仍沒有生下來。

臨產室裏的看護漸漸多了起來。有兩個接生的助手醫士戴着紅帽子。一個嘴上蒙着布，手上套着皮手套。室內很暖熱，像開着熱汽管。

四時五時都過了，看護婦們似乎也心急起來。我聽見她們在裏面說話的聲音，看見她們輪流的走了出來又走了進去。

五時半，室內忽然發出一種聲音，彷彿誰在搓捻兩指的「的一聲，但又比兩指發出來的洪亮。門關着，在門外聽起來還覺得人的手指發不出這樣大的聲音。

這時醫生從外面回來了。她很快的就到臨產室裏去。

「腿子怎麼高得這樣呀！」我聽見她在裏面埋怨看護們似的說，「低一點！低一點！」

我放心了許多。她是這裏的院長，也是這裏唯一的醫生。有她在這裏，當然不會有意外的了。

我看見過許多醫院，接生的事情都是交給看護婦去辦的，這裏的所謂助產士，彷彿就是老看護一類的人。很久以前，我以爲在醫院裏生小孩，一定是醫生親自接生的，現在却明白了，十分之九的醫院幾乎都是看護婦做的。倘要醫生自己動手，須住頭二等房間，出許多接生費。

蘭住的是三等房間，現在院長肯進臨產室去，即使是站在旁邊，我也很滿意了。

我聽見她在裏面說要打針。我又聽見蘭在大聲的哼了。一直到現在，蘭從沒

大聲的哼過。我知道孩子快出來了。

「一點點，用一點點氣力，不要太大，不要太用力！」院長在重複地說着，

「長一點，久一點就好！」

蘭慘痛地叫了兩三聲。

「好了！好！」

我聽見了孩子的叫聲了，急而且高。我的心平靜了下來。

院長首先走了出來，脫下了白衣。她看見我，就立刻安慰我說：「很好！很

好！」

「男的還是女的呢？」我問她，我想知道這個。

「女的。已經有了男的吧？女的也很好呢。」

我很喜歡，因為蘭是喜歡女的。

我走到樓下去看時鐘，正是六時。陰曆是廢掉了，但我仍給她查了出來，是

九月十二。只曉得今年肖雞屬酉，但不曉得是什麼酉。

我出去吃了晚飯。回來時，蘭已睡在房間裏，很疲乏。

「孩子很漂亮，大眼睛，高鼻子，洗了澡就轉動着眼珠東西看望了。」蘭很喜歡的告訴我。

我到孩子的房間裏去看，她的鼻子的確很高，連鼻梁也高。耳垂很大很厚。面孔是長形的。頭髮很黑。她側面躺在搖籃裏，微睜着一隻眼睛看我，彷彿微笑了一下，又立刻哭了。我連忙把她蓋好，走了出來。看護婦告訴我，她的重量差不多七磅。

昨晚就近寄寓在汪君的家裏，今晨八時又到醫院裏去看蘭。蘭的顏色還好，肚子有點痛，說是昨晚生下孩子後，打了子宮收縮針，肚子痛大約就是子宮在收縮。

我請看護婦把孩子抱了來。孩子已經曉得聽音了。我嘴裏發出「的的」的聲

音，她的眼珠就移向我這邊望着我。蘭喊她，她的眼珠就移到那邊去了。但是她的眼睛到底怎樣大，還不曉得，因為她總是微睜着，沒有完全開開來。她的手和脚都包着也沒有看見。她像誰，還不能看出來。看她的鼻子像蘭的，嘴像我的。我很希望她全像蘭，因為蘭是美的。

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一日

昨晚杜君自香港來，今晨和他一道到醫院去看蘭。蘭有點傷風，大約是產前兩三天受了一點感冒，現在身體虛弱，發作了。醫生在給她吃藥。肚痛已經好了些。惡露也少了一點。還沒有乳，據說快的生後廿四小時就有，慢的要到三四天後。

孩子的臉不像前天那樣長了，又像是一個圓臉的樣子。眼睛仍不十分睜開來，長的。眼皮像是單層，像我的。或許完全睜開來的時候，會是雙層的，像蘭

的那樣美吧。她的耳朵被衣服壓得很難看，蘭已通知看護小心，我也重複的關照了一次。據說這裏照顧孩子的是兩個剛學看護的人，稍微有一點經驗的便不做這事情。所以她們不會穿衣服，把沒有領子的衣服穿得比領子高了。

蘭又告訴我，她聽同房的產婦說，這裏住三等房間的，醫生照規矩不親自接生。前天她穿上白衣，預備自己動手的那一刻，孩子忽然出來了。再遲幾分鐘，二十元接生費就須加到四十元。我感謝我的孩子，她要是蠢一點，我這個窮爸爸又得多負二十元債了。

孩子會笑了。蘭和瑜都說看見過。

二日

今天下午帶着恩哥到醫院。恩哥是多麼喜歡他的小妹妹！他伸着手指輕輕摸着她的眼睛，兩頰，鼻子，嘴巴，耳朵，眉毛，頭髮，額。他摸了又摸，看了又